

台湾新电影的黄金时代,就等同这一众人最灿烂无畏的青春哪!

## 金马50: 侯孝贤忆最好的时光

彭雁筠

侯孝贤:第二十届台湾电影金马奖(1983)最佳改编剧本,《小华的故事》/第二十一届(1984)最佳改编剧本,《油麻菜籽》/第二十二届(1985)最佳原著剧本,《童年往事》/第二十六届(1989)最佳导演,《悲情城市》/第三十二届(1995)最佳导演,《好男好女》/第四十二届(2005)年度最佳台湾电影工作者,《最好的时光》金马奖执委会主席



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,还有幸运,才能出现一个侯孝贤?浑厚而凝练的写实、诗化而繁复的意蕴,未曾稍歇在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,不断开拓、尝试新叙事形式,仰之弥高的真正艺术家。

他让人亲眼目睹时光的存在。感动、影响无数创作心灵,毫无疑问扭转了整个世代华语电影的走向。在他担任金马执委会主席期间,每每慕名而来的各国影人得意亲炙大师风采,都难掩对他的倾慕与崇拜。光环之外,见识过在片场上,剧组工作人员战战兢兢,甚至慑于导演威严,不敢与他同桌吃饭的场景,“第一印象很深刻,气场很强大,声音还没到,气先到。”舒淇曾这样形容侯导。表面看似高压,但他充满向心力的电影团队,环环扣着扎实默契,几乎都累积至少一二十年,甚至三十年以上共事的经验,即可由此窥见他教人信服、倚靠的家长性格。

与这位蜚声国际的电影大师相处,私下他极度平易近人,豪爽不羁,总能与周遭任何人天南地北随意交谈,不吝展露真实性,这回更发出惊人语,“我们以前根本不屑,对金马奖一点兴趣都没有,尤其是我。连国外的奖也是,有些奖座都不知道在哪里。”

看似直言不讳,事实上其来有自,“我们在解严前就已经拍一堆片子,内容常常跟当时政权有所冲突,所以常常被削。我们不理!照拍!我太满足这一块,就不会在乎其他的了。”在电影创作上已拥有了最好的时光,得不得奖,对他来说,真的无所谓。

“但参与中影(指台湾的中影股份有限公司)的片子入围,就一定要出席颁奖典礼啰!因为中影出钱嘛。当时公司会帮每个人做一套西装,里面有名字,每次参加典礼就到杨德昌家,西装一脱,黑领带白衬衫,我们都自嘲是waiter、waitress的聚会。”他笑出快乐的眯眯眼,毕竟,台湾新电影的黄金时代,就等同这一众人最灿烂无畏的青春哪!

至今已成为台湾电影最重要的领导者,他认为产业建立首要吸引本地观众,“local起来,你有票房,才能有别的路出来。连土地都没有,你能种出什么?”担任金马执委会主席,是“想扩大,把华语电影整个做起来”。连结所有资源,使金马不仅成为华语的奥斯卡,更是为电影推波助澜的力量。

“对我来说很简单,这一块是整体的,跟个人没有关连。”他还心心念念培养新锐,成立“金马电影学院”,亲自传授内行门道,“电影的形成,最重要的是人。要让他们看到真的人、看到现实面、看到情境。”

“真实”,是侯导从未改变的一贯创作核心,“真实有一种魅力,是你安排不了的。”话至此又开了个玩笑,背景设于唐朝的《聂隐娘》,服装、场景、美术道具都是耗费心力讲究细节堆砌成的大工程,“假设有个时光隧道让我回去唐朝看一下,可能就清楚啦!”

注:上文出自《那时此刻:金马五十特别纪念》,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授权刊载。

## 半夜三更入戏院,正!

凌晨3点,主办方的美眉眼见有几位观众进入梦乡,便化身港版“郑多燕”教大家跳健身操、赶走“瞌睡虫”。

王击凡(媒体记者)

相比起初春三月人声鼎沸的香港国际电影节,我反而更偏爱金秋十月的香港亚洲电影节(HKAFF)。每年都望穿秋水地守着片单出炉,再乖乖掏钱购票入场,做一个45度角仰望大银幕的傻影迷。香港亚洲电影节专注于推广亚洲电影,除了内地、香港、台湾的华语片,以及日韩电影外,还能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老挝、柬埔寨、越南电影,绝对是影迷之福——最近几届令我最欣喜若狂的,便是几部连DVD也买不到、网上也没下载片源的朝鲜电影!

今年已经是香港亚洲电影节的10周年了,熬了十个年头,依旧坚持选片的好品质及多元性,在香港这片浮华之地实属不易。影展总监Gary Mak也不禁慨叹:“十年过去,HKAFF一直都是顶(背)着狼皮的小绵羊。我们不要做细,我们甘愿做细(小)。用心,总是细眉细眼,细水长流。希望有一天,明眼的你会见微知著,因为一部电影认识了一个大师,激发起你做导演的梦想……”十年前,香港亚洲电影节的“亚洲新导演”奖就颁给了初出茅庐的黄修平(《当碧咸遇上奥云》);突然十年便过去,当年的“小

绵羊”黄修平凭《狂舞派》声名大噪。香港亚洲电影节这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,便是不断把亚洲地区的新导演引荐到影迷面前,将他们影像中的无限热情与生命力宣扬开去。说到底,拍电影、爱电影,没有傻劲是绝对不能成事的!

说到傻劲,香港亚洲电影节的工作人员绝对是“很傻”的一群人。大家都说地道的香港电影早已式微、日薄西山,他们却“傻更更”地找来9部均由香港新导演执导的港产电影。这些片子关注的是香港不同层面的社会议题,我们从戏里可以看到这群新导演心中的那一团火,保持这份傻劲,港产片依然有得救!另一件关于香港亚洲电影节的“傻事”,便是他们坚持了很多年的“午夜狂热马拉松”:全票220港元入场,可观看5部精挑细选的惊悚片、情色片,从深夜11点一直看到第二天上午10点,非常过瘾。

上个周末,我便亲身参与了这一届的“午夜狂热马拉松”,体验一把在戏院里连续看十一个小时电影的好滋味。观影地点在尖沙咀The One百老汇影院,每位持票观众除了获派一只热狗、一罐可乐抵抗深宵饥饿感

外,赞助商更无限量供应饮品,以防大家看到中途忍不住打起瞌睡。凌晨3点,主办方的美眉眼见有几位观众进入梦乡,便化身港版“郑多燕”教大家跳健身操、赶走“瞌睡虫”,打醒十二分精神继续迎战“马拉松”的下半场。

跑“马拉松”之前当然得先做好充分准备,坐在我附近的影迷都各有“法宝”,有女生穿上了在家中常用的波点睡衣,有夫妇带上睡袋抵御影院冷气,还有一个大男孩抱着他最心爱的“啤酒熊”公仔来看戏!今年的“午夜狂热马拉松”选片很有意思,日本Cult片《终极性爱死》讲少女偷窥老汉,韩国悬疑片《谁推谁是凶手》血腥味浓,东洋情色片《樱花公主之极乐快感》说的是公主爱上强奸犯……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大师园子温的新作《一代电影粉皮》,在重口味的暴力剧情背后,其实是导演写给35mm电影胶片的一封信,温情脉脉。直至翌日清晨步出戏院重见光明之时,我依旧在怀想戏内的感人情节,这些那些热爱电影甚至愿意为了看戏更换更抵夜的你们我们,到底是有多少傻多可爱?

## 写在费雯·丽百年诞辰:南方疯美人

韩松落(专栏作家)

福克纳、卡森·麦卡勒斯、奥康纳的笔下,多是这种疯美人,甚至爱丽丝·门罗,写的也是这种疯美人。

在费雯·丽的诸多头衔里,我喜欢“南方疯美人”这一项。南方是美国南方,潮湿炎热,经由美国南方作家的一次次描摹,已经成为一个深邃的世界。疯美人是南方美人,饱经世故,从容贞静,但内心某个地方,已经捂坏了。她们一出生就老了,从此不住地怀念往昔好时光,这是好时光,是南方的好时光,也是她的好时光。南方是个崩坏的念想,高挂在美人们的内心深处,让她们闷闷地发狂了。福克纳、卡森·麦卡勒斯、奥康纳的笔下,多是这种疯美人,甚至爱丽丝·门罗,写的也是这种疯美人。

费雯·丽并不是美国人,但《乱世佳人》和《欲望号街车》这两部杰作,已经将她牢牢固定在“南方疯美人”的宝座上。尤其是《欲望号街车》里的布兰奇,已成了“南方美人”的代表人物,她念叨着往日时光,她惦记着夏夜里爱慕她的少年,她守卫着她的花纸灯笼,她描述的一切都不知是真还是假,她的情感像游丝。这

种角色,要演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,在舞台或者镜头前实现它的唯一可能是,她就是她。

结果,费雯·丽让这个南方疯美人的混沌世界变成了真的。这件事看起来像是一种成功,却无法细想下去。钻进一个过于富有吸引力的角色里,又和这个角色相伴太久,这大概是让她陷入疯狂的最后一捆(而不是一根)稻草,她曾说,“我在剧院里演了九个月的布兰奇·杜波依斯,现在是她主宰着我”。后来,她又表示,扮演布兰奇·杜波依斯“使我陷入了疯狂”。

毕竟是南方疯美人,“南方”两个字,意味着多点韧性。在《欲望号街车》之后,她居然又挺了十几年,要管理精神病,还要欲海沉浮,加上一直折磨她的肺结核。她的一生,都在癌病的控制中,这也“很南方”。

演员和角色发生呼应,进而在生活中呈现出互文状态,并不奇怪。但费雯·丽的时代,疯美人似乎特别多,疯男人也特别多,善始善终的,只有少数几位。

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·波斯特博曾按

现代精神病学的分析方法,对历史上的许多文艺名人进行分析,结果是,从瓦格纳、柴可夫斯基、普契尼,到凡·高、毕加索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福克纳、海明威,都有精神疾病,其中尤其以小说家最高,有46%的小说家,都有精神病理方面的表现。而现代社会的文人艺术家中,精神不健康者却明显减少。波斯特的解释是,现在的人们较为现实,不会为理想奋斗,因此也不大容易失常。

我的理解却是,一种艺术的纯真年代,往往也是疯人扎堆的年代。处于纯真年代的艺术,像是新房子,需要住在里面的人捂热它,需要人们用全部精气神,来为它充能量、夯实基础。费雯·丽或者别的疯美人,遇到的大概就是这样时代,他们时代的电影或者戏剧,技术上的帮助很少,能吸引观众的,只有演员的全力演出了,而所有的全心全力,其实都是滚烫。

疯美人们也许不会想到,她们在追忆过往,但在未来某天,连产生疯美人的时代,都值得缅怀,因为那种倾尽全力。不论在银幕上,还是在银幕外。

## 玉女出嫁:世间只有他最好

指间沙(专栏作家)

值得恭喜的是,至此香港玉女派鼎盛期的三大女神:周慧敏、杨采妮、梁咏琪,悉数完婚。

杨采妮大婚,引人关注的竟然不是婚纱有多么美,而是她有多少“倒贴”。先是有人猜测她自己掏钱办婚礼,接着又有报道澄清“百万婚礼新郎埋单”。这是有前因的,这个叫邱韶智的男人,是人们所见杨采妮唯一的男友,曾被揭得体无完肤。

我们眼中的杨采妮以23岁为界之前,她是十足的天之骄女,长发飘飘,笑容甜腻,清新淡雅,

青春逼人。童年时穿着帅气的猎装,茜茜公主般。17岁从美国回港,一出道就被当作青春版张曼玉,同当红男星拍珠宝广告与MV,处女作电影是《东邪西毒》。签约五年里,杨采妮气势如虹,所向披靡。

可是,玉女不满足。父亲是富商,男友也是做生意的,有追求的女子觉得娱乐圈不过是场青春期邂逅。赚够钱后,杨采妮高调息影,从此与男友做商界“神雕侠侣”,不入娱乐江湖。她认定的这个很帅的男人就是邱韶智,郎才女貌,志同道合。

这么决然,不留后路,只有年轻才会如此极端。又一个五年转眼过,杨采妮满是疲惫地回来了。原来她和男友办的形象公司、娱乐公司皆惨败,邱韶智债台高筑,众叛亲离,只有杨采妮不离不弃,被迫“扑水补深坑”。

再回归还不到30岁,可杨采妮容颜折损,皱纹显露,仿佛玫瑰干枯。尤其一双眼睛,凹陷苍老,饱经风霜。女星运势高下总与交往的男人相关,杨采妮一认栽,邱韶智即被揭“假扮富家子”,谎话连篇,自称帮李光耀打赢官司,可其实连律师执照都没有。复出时,杨采妮哭了,表示已与

男友分手,却又处处维护:“与一个人同甘共苦,有人误解他,他给我的印象好好,难得一位可以一起解决问题的人。”

复出后,杨采妮声势不及当年,幸有前辈老友鼎力扶助。到底是商界滚过的文艺女,她不甘于做演员,自己拉投资,编剧导演电影《圣诞玫瑰》,再谋转型。从低谷爬出,杨采妮就被传花钱贴前男友,果不其然地复合。玉女铁了心,此生跟到底。

都说这个男人有问题时,杨采妮听不进。好似前辈周慧敏,倪震舌吻嫩妞的照片在眼前,仍坚定地“我俩是一个团队的,没分高低,输赢也是一体”,指责“外人却总爱把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去评价、批判属于我俩之间的爱情”。虽千万人叹之阻之,仍执迷不悟,这就是所谓爱的“奋身”。

值得恭喜的是,至此香港玉女派鼎盛期的三大女神:周慧敏、杨采妮、梁咏琪,悉数完婚。无论外人怎么看待她们的婚姻,玉女们都在婚后竭力证明自己有多么幸福。而且肯定的是,幸福是一种特别私人的感觉,现在的杨采妮正前所未有的幸福。

